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奏草卷第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



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
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
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
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
孩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
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項在翰林與臣久
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
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
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

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
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
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
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
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
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
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
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
之鼓植告善之旆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

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
為書誓為詩工謂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諉尚恐其忘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
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
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
惡然讒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

而心不求寤迫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
乃之求不是故守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
敗身成敗之迹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固不
復與及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
海之量自當矯夏葵殿辛拒諫飾非之慝協
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
情猶鬱乃足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
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
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

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
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
豈但後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
訶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
以成器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
議於居宰衡獻替弥給乃其職分比於芻蕘
對非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矣足恠也
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與誦乎矯激過深
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

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
高躋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
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
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
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
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
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
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
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

不逞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

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

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
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
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
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
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
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
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
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
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
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
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
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
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
諫殊乖本意者臣以覲執務在朴忠推理而
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情昧
之材且無希同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

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
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
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
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
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
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
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
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
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

物理使無紕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
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
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
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
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
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
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
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
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

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
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
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
以弼違也言為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為
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
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
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
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
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

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
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米泚部曲或頃在鳳
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米泚後因泚之用兵權
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
今之元兇乃其舊帥攻下則楚琳助亂薊門
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
寄于他上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

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
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
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
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
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
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
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
莫見憂覽其辭情可謂流涕若失於應接則
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

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
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浣切令贍恤此軍
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
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
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敕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

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
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
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
從一從一亦甚驚恠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
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
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者蕭復表中意
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
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
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

何則駐蹕奉天也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
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
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
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
奉迎於西蜀韓況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
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
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
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倚之男共承昭
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

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
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
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
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位所委皆崇中外
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
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郡邑

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
忤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
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顯上日望上達今
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
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
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
臣實疑之儻慮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
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
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

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使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以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

一職之守不同富古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無旒黻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震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

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
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
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
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
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
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
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
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殺
智弥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
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
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
滅劉氏以日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
秦皇嚴密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
博厚而馬援輸其款成豈不以虛懷待人人

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背有矣意不親則懼而
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
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
孝友勤儉行高下王然猶此未大同俗未至
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
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
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

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
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
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
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
德而遭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
倣小夫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
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
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育尚襲流誤若未
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

順旨是為欺天庸收指陳庶裨開漏往歲初
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
歸欵者繼獻丁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
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
顛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
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
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
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
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慕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
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
者在乎獨漸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
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狹
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
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
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
然於園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

期死生莫則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繁維
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
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
弥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
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
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
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
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
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

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
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
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
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
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
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
叛都邑城關楔偷迭居開輔郊畿材狼雜處
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厯於連山杖策徒

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
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
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
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
乃遊蓋悅近者來遠者資懷小者致大之術
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
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
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

有須雜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
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
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
尊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
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
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
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